



開宗
直解

教龍頭七書

李衛公

13
931
3



4 13
931
卷 3

武經直解開宗合卷

江陵張居正泰嶽父輯著

禹航嚴 沈顯亭父鑒定

錢塘汪 洪瞻漪父纂序

標題武經七書全文卷四

西陵汪 雯訂正

李衛公

名靖字藥師姿貌魁奇嘗謂所親曰大丈夫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與論兵曰可以語孫吳矣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唐貞觀中出將入相封衛國公

問對卷上

太宗曰高麗數侵新羅朕遣

使諭レ木レ奉レ詔將討之如何靖

曰探知蓋蘇文自恃知兵謂

高麗新羅皆東夷國名唐太宗曰高麗數次侵凌新羅朕遣使宣諭不肯奉詔我將興兵討之其計如何蓋蘇文高麗逆臣弑其王建武立王弟子城為王自為莫離支其官如中國吏部尚書李靖對曰臣探知蓋蘇文自恃能知兵法謂中國地遠不能征討故違抗詔命臣請以二萬眾擒取之太宗曰二萬兵甚

武經直解

卷四

少而地數千里之遠。以何法臨之。李靖對曰。臣用正兵。臨之。太宗曰。卿平突厥時。用奇兵。勝之。今征高麗。却言用正兵。何也。突厥本西方小國。貞觀三年。以李靖為之。襄道。總管諸軍。討突厥。四年春。二月。破突厥於陰山。頡利可汗遁走。李靖對曰。昔諸葛亮入南中。遇孟獲。七縱而七擒之。無他道也。用正兵而已矣。太宗曰。晉泰始中。馬隆討涼州。樹機能等。亦放八陣圖。作偏箱車。若地勢廣平。則用鹿角車。為營。道路窄狹。則為木屋。施千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以為重也。靖又對曰。臣討突厥之時。西行數千里。若非用正兵。安能致遠。如近。設偏箱車。鹿角車。二者。兵之大要。一則用之。而節治。人力。一則用之。而前拒。敵人。一則用之。而約束。部伍。三者。更迭。

中國無能討。故違命。臣請師三萬。擒之。太宗曰。兵少。地遙。以何術臨之。靖曰。臣以正兵。太宗曰。平突厥時。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靖曰。諸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也。正兵而已矣。太宗曰。晉馬隆討涼州。亦是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

相為使用。斯馬隆。斯得古人之法。深也。治力代力也。

正兵古句。此題當推開說。理廣大言。古人用兵。重在正。不在奇。然妙於變化。則亦無正不奇矣。○二者迭句。偏箱鹿角。亦正兵中一事。然治力前拒。束步伍。三者行師之時。必要迭相為用。不可偏廢。則又正中。有奇不泥成法也。故曰深得古法。操在用正為王。太宗曰。朕破宋老生於霍邑。初交鋒。義師少退。朕親用鐵騎。自南原馳騁而下。橫突其陣。老生兵半斬在後。因大潰。遂擒老生。此為正兵乎。為奇兵乎。李靖對曰。陛下天縱神武之資。非學而能者也。臣按兵法。自黃帝始。用師放。以至於今。必先用正。而後奇。必先以仁義治之。而後用權變。譎詐之術。且霍邑與宋老

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為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也。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鋒。義師少却。朕親以鐵騎自南。

生戰師以義舉者得其兵法之正也。建成墜馬右軍少却者合乎兵法之奇也。建成神堯高祖太子後為太宗所殺。太宗曰彼時右軍少却幾敗吾之大事何以謂之奇耶。李靖對曰凡兵前向者為正。後却者為奇。且右軍初不少却則老生之兵安能致之而來哉。兵法曰以利誘之使來因其亂而取之。宋老生本不知兵倚恃其勇而急進不料鐵騎自原馳下橫突其陣兵遂斷後見擒於陛下。此所謂以奇為正也。太宗曰漢武時霍去病為將暗與孫吳相合誠實有此事也。夫當其右軍少却高祖失色及朕以鐵騎奮而擊之反為我之所利與孫吳暗合卿實知言。太宗曰凡兵却皆謂之奇乎。靖對曰不然夫兵之却也原參差而不能齊鼓音大小而不相應

謂奇也。若旗幟齊整鼓聲相應號令如紛紛紜紜示之以亂雖是退走非真敗也。必有奇伏也。兵法曰佯北者勿追又曰將本能而佯示之以不能皆奇之謂也。太宗曰霍邑之戰右軍少却其係之天命乎。老生被擒其係之人事乎。言右師偶爾少却而誘老生之末是天命使之也。太宗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潰而擒是人力為之也。靖對曰凡戰若非正兵或變而為奇奇兵或變而為正使教莫測吾奇正之形則亦安能致勝哉。故善能用兵者奇正皆在人謀之臧否而已。變化而入於神妙不可測所以推之于天也。太宗已知其義遂首肯太宗問曰奇與正平日素分之狀乃臨時制之狀。靖對曰臣按曹公新書

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斷後大潰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靖曰陛下天縱聖武非學而能臣按兵法自黃帝以來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且霍邑之戰師以義舉者正也。建成墜馬右軍少却者奇也。太宗曰彼時少却幾敗大事曷謂奇耶。靖曰凡兵以

前向為正後却為奇且右軍不却則老生安致之來哉。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老生不知兵恃勇急進不意斷後見擒於陛下此所謂以奇為正也。太宗曰霍去病暗與孫吳合誠有是夫當右軍之却也高祖失色及朕奮擊反為我利孫吳暗合卿實知言。太

有曰：已二軍教一軍，則我以一術為正，以一術為奇。已五軍教一軍，則我以三術為正，以二術為奇。此但言其大畧，軍假如已二而教二已二而教五，則以何術為正，以何術為奇乎？曹公但言奇正之大畧，非奇正之深妙者也。惟孫子有云：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盡窮。或以奇而生正，或以正而生奇，如循環轉，無有端倪，誰能盡之。斯言乃得奇正之妙耳。安有奇正乎？平日素分之理也。若士卒未曾閱習，吾之軍法，偏裨未嘗慣熟，吾之號令，則必為之二術。教戰之時，各認本隊旗鼓，更迭為分合，故曰分合為變。此乃教戰之術耳。教閱既成之後，眾人皆知吾之軍法，然後如牧者之驅群羊，或往或來，由將所指，孰能分其奇正之別哉？孫武所謂以虛實奇正之形

示人而我實無虛實奇正之形，此乃奇正至極之理。是以奇正素分者，教閱之法也。或奇而示之正，或正而示之奇，臨時相變使敵莫測者，奇正不可勝窮之道也。太宗曰：奇正之法，深遠乎哉！曹公必能知之，但新書所以授諸將而已，非論奇正之法也。霍去病暗句，霍去病暗與孫吳合，蓋太宗寔以自道也。要把去病的行事，與孫吳配合講之，妙去病行師有合於孫子軍無選擇則北之旨，去病以十萬之衆，常懷集服有合於吳子之威德仁勇足以率下安衆之意。○奇正在人句，推字當作聽字看，作文宜開說，不可徒待天意，必盡入以合天順天之心，体天之道，方為無弊。○新書所以句，奇正之妙，曹公豈不知之，但新書所云不過授諸將

宗曰：凡兵却皆謂之奇乎？靖曰：不然。夫兵却，旗參差而不齊，鼓大小而不應，令喧囂而不一，此其敗者也。非奇也。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亦非敗也。必有奇也。法曰：佯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謂也。太宗曰：霍邑之戰，右軍少卻，其天平

老生被擒，其人乎？靖曰：若非正兵變為奇，奇兵變為正，則安能勝哉？故善用兵者，奇正在人而已。變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太宗俯首，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數，臨時制之數，靖曰：按曹公新書曰：已二而敵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奇。已五而敵一，則三術為正，二術

其心正不欲時人知奇正之妙取最為動破

為奇此言大略取唯孫武云
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
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之
無端孰能窮之斯得之矣安
有素分之耶若士卒未習吾
法偏裨未熟吾令則必為之
二術教戰時各認旗鼓迭相
分合故曰分合為變此教戰
之術耳教閱既成衆知吾法

然後如驅羣羊由將所指孰
分奇正之別哉孫武所謂形
入而我無形此乃奇正之極
致是以素分者教閱也臨時
制變者不可勝窮也太宗曰
深乎深乎曹公必知之矣但
新書所以授諸將而已非奇
正本法太宗曰曹公云奇兵
旁擊卿謂若何靖曰臣按曹

太宗曰曹公註孫武以正合以奇勝下
三正者當敵奇者從勢擊不備也卿謂
其說若何靖對曰臣嘗按曹公註孫武
有云先出與入合戰者為正在後出者

為奇此又與旁擊之說不同焉臣愚謂
大衆與敵既合者為正其大將既自出
者為奇兵鳥有先出為正後出為奇與
從旁擊不倫之拘執哉太宗曰吾之正
兵使敵視之反疑為奇吾之奇兵使敵
視之反疑為正斯孫子所謂形入者狀
吾能以奇變正以正變奇奇正亦變化
不可測度斯孫子所謂無形者狀靖再
拜對曰陛下神聖之姿迥出於古人非
臣所能及

太宗曰分而合合而分互相更變奇正

之法安在靖對曰善用兵者無不是正
無不是奇使敵莫可測量故用正兵亦
勝奇兵亦勝吾三軍之士止知其破軍
殺將而取勝莫知其陰謀秘計所以制
勝之道非分合變化而能通安能至於
如此之妙哉分合所出惟孫武一人能
之吳起而下莫可及也太宗曰吳起之
術如何靖答曰臣請大畧言之昔日魏
武侯問於起曰若兩軍相向我欲知其
將之能否當用何術吳起對曰使賤而
有勇者前向擊之初交鋒而北北而勿
罰觀敵將前進而取利士卒一坐一起
皆有節見本此者不來追逐則敵將有
智謀矣若彼悉眾追北行止縱橫不齊
則知敵將無才能擊之勿疑也臣謂吳
起之術大率多類此非若孫武可謂以
正兵合戰之法也太宗曰卿舅韓擒武

公註孫子曰先出合戰為正
後出為奇此與旁擊之說異
焉臣愚謂大衆所合為正將
所自出為奇鳥有先後旁擊
之拘哉太宗曰吾之正使敵
視以為奇吾之奇使敵視以
為正斯所謂形入者歟以奇
為正以正為奇變化莫測斯
所謂無形者歟靖再拜曰陛

下神聖迥出於古人非臣所及
太宗曰分合為變者奇正安
在靖曰善用兵者無不正無
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
亦勝三軍之士止知其勝莫
知其所以勝非變而能通安
能至是哉分合所出唯孫武
能之吳起而下莫可及焉太
宗曰是術若何靖曰臣請略

曾言卿可與論孫吳兵法亦奇正之謂乎靖答曰擒武安知奇正之極致但以奇為奇以正為正曾不知奇而變為正正而變為奇奇與正相變通如環循轉無窮盡者也太宗曰古人臨陣出奇攻敵人之不意斯亦奇正相變之法乎靖對曰前代為將者與敵戰鬪多是以已之小術勝人之無術以已之片善勝人之無善此等安足以論兵法哉若東晉時謝玄之破苻堅於淝水非是謝玄之善蓋苻堅之不善也太宗聞李靖之言顧左右侍臣使檢謝玄傳閱之問李靖曰苻堅甚處不善靖對曰臣觀苻堅載記有云秦諸軍皆潰散敗走唯慕容垂一軍獨全時垂有軍三萬不曾失亡苻堅只有千餘騎奔赴其營垂子慕容寶勸垂殺堅垂曰彼以赤心投我若何害

之觀此有以見秦軍之亂慕容垂獨全者蓋垂有貳於堅按兵不動以幸其敗欲乘機以沒其國耳是苻堅為垂所陷也夫自己為入所陷而欲取勝于敵不亦難乎臣故曰苻堅用兵無術焉太宗曰孫子書謂多算勝少算因有以知少算能勝無算也凡事皆如此耳吳起而下句言分合奇正之妙孫子固能善其用而吳子以五萬眾破秦五十萬亦可謂得分合之妙者故云吳起而下莫可及焉○慕容垂一句按垂燕裔封吳王破桓溫還鄴為太傅苻堅率子任奔堅堅不親授之冠軍將軍之任浚燕慕容暉為堅所滅而堅復與之共圖弱晉迨堅至淝水陣沒一呼堅兵大敗垂宜當以身殉之何垂軍不聞以救而但見一軍獨全焉即其獨全之心觀之

言之魏武侯問吳起兩軍相向起曰使賊而勇者前擊鋒始交而北北而勿罰觀敵進取一坐一起奔北不追則敵有謀矣若悉眾追北行止縱橫此敵人不才擊之勿疑臣謂吳術大率多類此非孫武所謂以正合也太宗曰卿舅韓擒武嘗言卿可與論孫吳

亦奇正之謂乎靖曰擒武安知奇正之極但以奇為奇以正為正耳曾未知奇正相變循環無窮者也太宗曰古人臨陣出奇攻人不意斯亦相變之法乎靖曰前代戰鬪多是以小術而勝無術以片善而勝無善斯安足以論兵法也若謝玄之破苻堅非謝玄

是垂未行已樂堅之敗既敗則垂必不肯以一軍同敗可知此雖堅之不智而寔天意未欲亡晉也

之善也蓋符堅之不善也太宗顧待臣檢謝玄傳閱之曰符堅甚處是不善靖曰臣觀符堅載記曰秦諸軍皆潰敗唯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不果此有以見秦軍之亂慕容垂獨全蓋堅為垂所陷明矣夫為人所陷而欲勝敵不

太宗曰黃帝兵法世人相傳為握奇文或又謂握機文此何謂也靖對曰奇音作機字故或者誤傳為機字其義則一耳考其言辭則曰四為正謂天地風雲四陣也四為奇謂龍虎鳥蛇四陣也餘奇零之兵大將握之為中軍故為握機謂奇零之奇與機音相似因此音為機字臣愚謂兵無不是機謀機謀安在乎握持而言也猶為餘奇之兵為是夫正兵受之於人君謂國家有征伐命將統領而出此受於君者乃正兵也奇兵將之所自出謂選精銳簡武勇分合交通悉聽於將乃奇兵也兵法有曰今素行以教其民者則民服此乃受之於君者

亦難乎臣故曰無術焉符堅之類是也太宗曰孫子謂多算勝少算有以知少算勝無算凡事皆然太宗曰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或謂為握機文何謂也靖曰奇音機故或傳為機其義則一考其辭云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機奇餘零也因

即正兵也。又曰：兵右不預先言之，君之命將有所不受者，此將之所自出，即奇兵也。凡為將者，但知守正而無奇，則守將也；但知用奇而無正，則闔將也。奇正皆得其法，國家輔佐之臣也。是故握機與握奇，本無二法，在學者兼通而已。奇正皆得，句皆得，二字宜活看。用兵原有奇正安能輔國，惟運奇正於莫測之中，斯為輔國之將也。○握奇握機，句握字意甚微，須就機之含蓄運用處講，方與本字合法。言奇雖四正四奇之餘，要不出乎大將所握，而制勝之要機亦大將握之名，雖不同而法則無二，何得因名而岐其法乎？太宗曰：陳數有九，外有四正四奇，中心奇零者，大將所握，不分以屬偏裨，四而八向皆取準，則焉大陳之間，又容小

陳大隊之間，又容小隊，平時以南向為前，以北向為後，在回軍轉陳則北向者為前，南向者為後，惟其有分數也，故進無速，奔惟其有節制也，故退無遽。此四正四奇，皆可以為首，四正四奇皆可以為尾，數來觸犯之處，即為首而進之，故若衝擊其中，則首尾皆救，此常山蛇勢也。夫九陣之數，起于五人為伍，而終於四奇四正，通為八面，此法何謂也？靖對曰：諸葛亮于魚腹平沙之上，用石為縱橫分布，為八行，黃帝九軍方陳之法，即此圖也。蓋諸葛亮而為縱橫八行，取縱橫八行者，四面視之皆成八行，八行六十四，即所謂陳間容陳，四頭八尾者也。臣嘗教閱士卒，必先以此陣，世人所傳握機艾，蓋得其粗者耳。數起於五，句數謂布陣之數，言設為八

此為機，臣愚謂兵無不是機。安在乎握而言也。當為餘奇，則是夫正兵受之於君，奇兵將所自出，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者，則民服。此受之於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將所自出者也。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闔將也。奇正皆得，國

之輔也。是故握機握奇，本無二法，在學者兼通而已。太宗曰：陳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所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陳間容陳，隊間容隊，以前為後，以後為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此何謂也？靖曰：

陣之制。知起不知終。知終不知起。故不
得盡其法。明其制也。抑知黃帝立井字
以制兵。而井字之義。則左右中前後分
為五區。謂非起於五乎。然後以四正四
角。分為八方。太宗從中而制之。謂非終
于八乎。夫自五至八。而知陣之義。所由
立陣之名。取由起也。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此八陣取
何義也。靖對曰。世人傳之者。差誤也。古
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天地風雲龍虎鳥
蛇八名耳。八陣本一事也。分為之八焉。
若陣之名。天地者。本乎旌旗之號。陣之
名。風雲者。本乎幡麾之象。龍虎鳥蛇者。
本乎隊伍之別。其以天地風雲龍虎鳥
蛇。分為八陣。乃後世誤傳之耳。若云詭
設物象。豈止八陣。而止乎。太宗曰。陣數
起於五。而終於八。則非若天地風雲龍

虎鳥蛇之詭設物象。乃本河圖洛書卦
法。故曰。是古陣法也。卿試為我陳之。靖
對曰。臣按軒轅時始立井字之法。八家
為井。十六井為丘。因而倣之。制為兵法。
故一井分為四道。八家共處之。其形似
一井字。開方則九點。以前後左右中五
處為陳法。以四隅四處為閑地。此所謂
陳數始起於五也。虛其中軍。太宗居之。
即中心靈者。太宗握之。四面八向。皆取
準焉。有也。環其四面。諸部連繞。即左右
前後及四維。通為八陣。此所謂數終於
八也。及乎變化音正。以制敵。則紛紛紜
紜。闢時似亂。而其法不亂。混混沌沌。形
如轉環。而其勢不散。此所謂散而分。之
成。八小陣。復而合之。則為一大陣也。太
宗曰。深遠乎哉。黃帝之制兵法也。後世
之人。雖有天智神畀之妙。莫能出其間。

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為八行
方陳之法。即此圖也。臣嘗教
閱。必先此陣。世所傳握機文
蓋得其粗也。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
斯八陳何義也。靖曰。傳之者
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
八名耳。八陣本一事也。分為八
焉。若天地者。本乎旌旗號風雲

者。本乎幡名。龍虎鳥蛇者。本
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
物象。何止八而已乎。太宗曰。
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則非設
象寔古陣也。卿試陳之。靖曰。
臣按黃帝始立井字之法。因
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
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為
陳法。四為閑地。此所謂數起

闕之外降此以往誰能繼其法者乎。繼
孰也。靖對曰。周家初興。則太公實繕修
其法。始於岐都。以建立井田之制。十五
世而文王以太公望為師。備戎車三百
輛。虎賁之士三千人。以立軍之制度。不
愆於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乃止齊焉。以
教戰陳之法。陳師商郊牧野。太公以百
夫制一師。而為之長。以成就其用武之
功用。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萬眾。周太
司馬之法。本於太公者也。太公既沒。之
後。齊人淪其遺法。至桓公霸長天下。任
用管仲為相。復繕修太公兵法。謂之節
制之兵。天下諸侯因此皆服。太宗曰。儒
者多言管仲乃霸者之臣而已。殊不知
兵法起自井田。本于王者之制也。諸葛
亮有王佐之才。在兩陽時。自比管仲。樂
毅以此知管仲亦王者之佐。但周室衰

微。王不能任用。故假齊桓公興師。以正
天下者也。靖再拜曰。陛下神聖。知人
如天之明。老臣雖死。無愧古昔賢者。臣
請言管仲當時制齊之法。三分齊國之
民。以為三軍。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
小國一軍。齊大國也。故為三軍。民以五
家為一軌。故兵以五人為一伍。十軌為
一里。故兵以五十人為一小戎。四里為
一連。故兵以二百人為一卒。十連為一
鄉。故兵以二千人為一旅。五鄉為一師。
故兵以萬人為一軍。亦由古人司馬法。
一師分五旅。一旅分五卒之義焉。其意
皆得。太公之遺法也。太宗曰。司馬法既
云出之自周。世人皆言司馬穰苴所述。
是抑否也。靖對曰。臣嘗披史記穰苴傳。
齊景公時。穰苴為將。善用兵。敗燕晉之
師。景公尊為司馬之官。因是稱為司馬

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
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
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
紛。紜紜。闔亂而法不亂。混混
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所謂
散而成八。復而為一者也。太
宗曰。深乎。黃帝之制兵也。後
世雖有天智神略。莫能出其
闔闔。降此孰有繼之者乎。靖

曰。周之始興。則太公實繕其
法。始於岐都。以建井田戎車
三百輛。虎賁三千人。以立軍
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
戰。法陳師牧野。太公以百夫
制一師。以成武功。以四萬五千
人。勝紂七十萬眾。周司馬法
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沒。齊人
得其遺法。至桓公霸天下。任

穰苴子孫號司馬氏至齊威王時追論古司馬法為成其書又述田穰苴所學遂有司馬穰苴書凡數十篇即今世所傳真家者流書內又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皆出司馬法也

古人秘藏句言小陣雖有八義而實只一法但古人不以告人故詭設八名而秘藏之秘藏者亦不是古人竟秘藏五只是沒入更悟得古秘藏之意則古人仍未秘藏也如衛公則千古解人也既以能易小陣而為六花○皇帝立五句皇帝畫野分州遂經王設井以塞爭端立製制敵以防不足使八家為井井分四道而八家處之分之於井而計於州則地著而數詳故丘井之外無兵兵即寓于丘井故云制兵也夫知丘井之意所以立即知兵之制既由地也○太公

實錄句繕字作修字看謂太公與周其寔不越修皇帝之法取觀其因非取則皇帝丘井寓兵之法也其立軍制則皇帝制開方之法其教戰法則皇帝紛紜混沌不散不亂之法也○管仲復修句太公本之皇帝原是有節制的管仲能修後之所以為節制之師修字亦有不沉其迹的意思○兵法本於句儒者多諱言管仲謂其假仁假義此特就其功烈論之而未就其兵法觀之也抑知管子所創之制上紹太公之遺法遠宗皇帝之井田雖伍戎卒旅之名不同而要之寔承周一師五旅五卒之制焉規模狹小而法制尊王豈得以其術而少之哉○管仲亦王句言管仲雖為霸臣而懷王佐之才者尚以管仲自比則管仲亦謂之王佐也未為不可○其實皆太

管仲復脩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諸侯畢服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於王制也諸葛亮王佐之才自比管樂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也但周衰時主不能用故假齊興師爾靖拜曰陛下神聖知人如此老臣雖死無媿昔賢也臣請言

管仲制齊之法三分齊國以為三軍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五鄉一師故萬人為軍亦由司馬法一師五旅一旅五卒之義焉其寔皆得太公之遺法太宗曰司馬法人言穰苴所

句。太公之法。即在井法也。言神制齊法。若創於已然。其實則由司馬法。創制雖殊。而皆以立法。故曰皆也。

述是歟否也。靖曰。按史記穰苴傳。齊景公時。穰苴善用兵。敗燕晉之師。景公尊為司馬之官。由是稱司馬穰苴子孫。號司馬氏。至齊威王。追論古司馬法。又述穰苴所學。遂有司馬穰苴書數十篇。今世所傳兵家者。流又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皆出司馬法也。

太宗曰。漢張良與韓信。序次古兵法。凡一百八十二家。刪去蕪偽。取其切要。可用者。著三十五家。今失其傳。何謂也。靖對曰。張良所學。即太公之六韜。黃石公之三畧是也。韓信所學。即司馬穰苴書。孫武子是也。然大體不出乎三門四種而已。太宗曰。何謂三門。靖曰。臣按太公謀有八十一篇。所謂陰謀。不可以言。語。窮。其意。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言。法。窮。其妙。太公兵有七十一篇。不可以財力窮。其術。此所謂三門也。張良所學。句。入知良之所學。黃石公而不知。黃石公之二畧。本於太公。所作。而黃石公當推衍之。以授。房耳。故曰張

也。太宗曰。漢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一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今失其傳。何也。靖曰。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然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已。太宗曰。何謂三門。靖曰。臣按太公謀八十一篇所

良所學太公○太公不出句兵家雖百
千萬言得其體要不出三門四種上西
字重要久曉得望領提綱工夫則博而
有所歸也

太宗曰何謂四種靖曰漢成帝時任宏
所論是也凡兵家者流權謀為一種形
勢為二種陰陽技巧為三種此四種也
太宗曰司馬法首序春蒐秋狩之法何
謂也靖曰順天時以講武武之為神而
重其事也周禮書以此最為國家之大
政周成王時則有岐陽之蒐周康王時
則有鄴宮之朝周穆王時則有塗山之
會此天子之事也及周室衰微威令不
行而蒐狩之禮亦廢齊桓公霸諸侯有
盟於召陵之師晉文公霸諸侯於是
踐土之盟此諸侯奉行天子之事也名
雖謂之田獵其實則用天子馬九伐之

法以威諸侯之不恭命者假之以朝會
之名因之以巡狩之禮訓之以甲兵之
事○國家無事兵不可妄舉必於農隙
之時修為田獵之事所以不忘武備也
故司馬法首序蒐狩不其深遠乎哉
順其時句重要神一字既順其農隙之
時以行蒐狩之典又惧民之有玩心也
乃托之秦宗廟之蒸嘗罰庶幾皆敬
畏而不敢有怠忽之心矣○周禮最為
治之書莫詳於周禮乃周禮亦以蒐狩
最為國家之大政則聖人重其事可知
矣所以為大政者亦惟其不忘武備而
為長治久安之策也

謂陰謀不可以言窮太公言
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窮太公
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財窮此
三門也

太宗曰何謂四種靖曰漢任
宏所論是也凡兵家流權謀
為一種形勢為一種及陰陽
技巧為一種此四種也太宗曰
司馬法首序蒐狩何也靖曰

順其時而要之以神重其事
也周禮最為大政成有岐陽
之蒐康有鄴宮之朝穆有塗
山之會此天子之事也及周
衰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
踐土之盟此諸侯奉行天子
之事也其實用九伐之法以
威不恪假之以朝會因之以
巡狩訓之以甲兵言無事兵

太宗曰春秋時楚子二廣之法有云百
官象其物類而後動如昭大夫以旌
士以旒之法軍政不待戒令而先備如
前無慮無之類亦得周家之制度欽靖
亦曰按左氏傳說楚子乘廣之法每廣
用車二十乘廣之一車有三卒每三卒
用百人只是舊制十五乘為一偏之法
但偏法一乘用百人比偏增一兩為承
副取一兩五十八人廣之一車比偏之一
車多五十人耳凡軍行之制在軍之右
者挾轅而為戰備蓋以車轅為法故軍
行挾轅而戰皆周家之制度也臣謂古
者百人為一伍五十人為一兩此是楚
人乘廣之法每車一乘用士一百五十

人比周制每車用周家一乘用步卒七
十二人甲士二十八人二十五人為一甲
凡三甲共用七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
少而人多分百五十人為三隊雖人數
少異其與周制分三甲同矣
百官象物句百官軍中之官如偏裨以
下是也事務紛紜必俟傳令則不勝煩
廣之法象物而動使人易於趨向
而惟今是役焉伯政云乎哉

太宗曰春秋時晉卿荀吳伐狄於大直
魏晉以狄徒眾而我軍多所遇之地又
阨故勸荀吳舍車而行太宗問此法謂
之正兵欽謂之奇兵欽靖答曰荀吳只
是用車法耳雖舍車而車法在其中蓋
每車一乘甲士二十八人步卒七十二人分
而為三隊一為左角一為右角一為前

不妄舉必於農隙不忘武備
也故首序蒐狩不其深乎
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廣之法
云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
而備此亦得周制歟靖曰按
左氏說楚子乘廣二十乘廣
有一卒卒備之兩軍行右轅
以轅為法故挾轅而戰皆周
制也臣謂百人為卒五十人
為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百
五十人比周制差多耳周一
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
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
共七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
少而人多分為三隊則與周
制同矣

太宗曰春秋荀吳伐狄毀車
為行亦正兵歟奇兵歟靖曰

拒其七十五人。此丁乘法也。千乘萬乘皆如此。臣按曹公新書有云。攻戰之車。每三乘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前拒者一隊。計二十四人。左右角者二隊。計共四十八人。守護輜重之車者。用卒一隊。內供執炊爨者十人。看守衣裝者五人。廐養牛馬者五人。樵薪汲水者五人。共該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共用百人。凡興師十萬。用兵共二千乘。輕重各半。此大率荀吳之舊法也。又觀兩漢曹魏之間。軍之制度。以五車為一隊。設僕射之官一人。以統領之。千車為一師。亦置率長一人。領之。比車一千乘。設將吏用一正一副二人。統制之。如千乘多至萬乘。皆倣此例。臣以今日唐朝制法。相參而用之。則跳盪者騎兵也。戰鋒隊者步與騎相參。駐隊者兼車乘而出也。跳盪

戰鋒駐隊皆唐隊伍名也。臣西討突厥時。過越險阻之地。數千里。此制未嘗敢改。易蓋古法。節制之兵。信可重也。古法節制。節制即車步騎兼用。處車步兼用。即古法也。此言越險征討。苟無節制。必有困絕潰散之禍。所以靖說此制。未嘗敢易。亦見非節制不靖也。故云信可重。正是他篤用之意。

荀吳用車法耳。雖舍車而法在其中焉。一為左角。一為右角。一為前拒。分為三隊。此一乘法也。千萬乘皆然。臣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與兵十萬。

用車千乘。輕重二千。此大率荀吳之舊法也。又觀漢魏之間。軍制五車為隊。僕射一人。十車為師。率長一人。凡車千乘。將吏二人。多多倣此。臣以今法參用之。則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駐隊兼車乘而出也。臣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未嘗敢易。蓋古

阿史那是姓社爾名也突厥可汗之子薛延陀匈奴別種鐵勒諸部匈奴遺種也太宗車駕幸靈州回召李靖賜之坐問曰朕命江夏王道宗及阿史那社爾等討薛延陀薛延陀其鐵勒諸部見計而與之置漢官願為內屬朕皆從其可謂善延化勢孤西走朕恐為後患故又遣李勣往討之今北荒悉平之可無慮矣諸部番兵與漢人相雜而處終非久道小識今以何術能經久便得番漢兩全之計回紇其先匈奴也靖答曰陛下勅自突厥至回紇部落設置驛舍十六處以通斥埃之人此已得策矣然如此臣以謂漢之戍卒宜自為一法練習之番之部落宜自為一法練習之教習之法各異勿使混同無番漢之分或

法節制信可重也

太宗幸靈州回召靖賜坐曰朕命道宗及阿史那社爾等討薛延陀而鐵勒諸部乞置漢官朕皆從其請延陀西走恐為後患故遣李勣討之今北荒悉平然諸部番漢雜處以何道經久使得兩全安之靖曰陛下勅自突厥至回紇

遇寇暴卒至則密勅主將臨戰之時或旗號易服色出奇擊之必可制勝太宗曰是何道也靖曰此所謂多方略以誤之之術也番兵而伴示之以漢漢兵而伴示之以番使彼不知吾番漢之別則莫能測度我攻守之計矣善能用兵者先為不可測之形則敵必乖違其所往之初心也太宗曰卿言正合朕意卿可密切訓教邊將只以此番漢之兵變號易服便見奇正之法矣靖再拜曰聖上之慮天縱之也聞一可知其十臣安能盡其說也

部落凡置驛十六處以通斥埃斯已得策矣然臣愚以謂漢戍宜自為一法番落宜自為一法教習各異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密勅主將臨時變號易服出奇擊之太宗曰何道也靖曰此所謂多方以誤之之術也番而示之漢漢而示之番彼不知番漢之

太宗曰諸葛亮言有制之兵雖無能之將御之不可必其敗也無制之兵雖有能之將御之不可必其勝也朕親此說非極致之論靖答曰諸葛武侯有所激言耳臣按孫子有曰教習之道

或橫而不齊教習之道亂自古自亂其軍引入之勝者不可盡也夫教道不明者言將臣權時在任無恒久之職也常者言將臣權時在任無恒久之職也亂軍引勝者言亂軍內自潰敗非入勝之也是以武侯嘗言兵卒有節雖庸庸之末至於敗若兵卒內自潰敗雖賢將領之亦危也此說又何疑焉太宗曰教閱之法信不可輕忽靖答曰教練得其道則士卒為我用教練不得其法雖朝餐而暮責亦無益於事矣臣所以將區區古制皆募集以為圖者庶幾教練士卒成有制之兵也太宗曰卿為我選擇古來陣法畫圖以上庶成有制句言兵不可不教教則有制而兵可用臣所以據古制而募以圖者

別則莫能測我攻守之計矣善用兵者先為不可測則敵乖其所之也太宗曰正合朕意卿可密教邊將只以此番漢便見奇正之法矣靖再拜曰聖慮天縱聞一知十臣安能極其說哉

太宗曰諸葛亮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朕疑此談非極致之論靖曰武侯有所激云耳臣按孫子有曰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自古亂軍引勝不可勝紀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者言將臣權任無久職也亂軍引勝者言已自潰敗非敵勝之也

皆節制之兵也如徐晃之車騎不動每
飛之軍凍死不折屋餓死不擄掠即有
制之謂也

是以武侯言兵卒有制雖庸
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
危之又何疑焉太宗曰教閱
之法信不可忽靖曰教得其
道則士樂為用教不得法雖
朝督暮責無益於事矣臣所
以區區古制皆慕以圖者庶
乎成有制之兵也太宗曰卿
為我擇古陳法悉圖以上

太宗曰番兵惟用勁馬奔衝敵陣此亦
奇兵歟漢兵惟以強弩倚角敵人此亦
正兵歟精謂彘其足角謂置其首靖答
曰按孫子有云善能用兵者求之於兵
勢之可勝不責於不能之人故能擇入
之能者使而任之以勢也夫所謂擇人
者各隨番兵漢兵所長而使之戰也番
兵氣銳而易惰故長於馬馬則利於速
鬪漢兵勁而耐久故長於弩人則利於
緩戰此番漢自然之理而各任其勢也
然若奇正之既分臣前所述番兵漢兵
必亦號易服番而示之漢漢而示之番
者乃奇正相生之法度也馬亦有正不
可全謂之奇弩亦有奇不可全謂之正
何一定不易之有哉太宗曰卿更仔細
言其術靖各曰先形之使敵從之此其
術也太宗曰卿所言朕悟得之矣孫子

太宗曰番兵惟勁馬奔衝此
奇兵歟漢兵惟強弩倚角此
正兵歟靖曰按孫子云善用
兵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
能擇人而任勢夫所謂擇人
者各隨番漢所長而戰也番
長於馬馬利乎速鬪漢長於
弩弩利乎緩戰此自然各任
其勢也然非奇正所分臣前

之書有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又曰因形以措勝于衆衆不能知其此之謂乎靖曰深乎孫子之書陛下神聖之慮已能恩盡其半矣

此自然各向各任其勢承上文言各隨番漢所長而戰也故番長於馬使之怒戰則非漢長於弩使之騎戰則非惟番漢各戰既長不但我使彼各任其勢彼自然各任之矣自然二字見得不是強也意思

契丹奚北狄二國名松漠饒樂二地名安北亦地名太宗云皆契丹奚部落

皆內附置松漠饒樂二都督使統制於安北都護朕用薛萬徹其職可否如何靖答曰薛萬徹為人不知阿史那社爾及執失思力契苾何力此三人皆番臣能知兵者也臣嘗與之言松漠饒樂境內山川形勢道路遠通及番人逆順之情遠至於西域部落十數種歷歷皆可聽信臣嘗教之以陣法無不點頭服義望陛下任用之勿親惑也若薛萬徹者有勇而無謀略難以獨任其人太宗笑曰番人亦皆為卿所役使古人有云以蠻夷而攻蠻夷乃中國之勢也卿得其道矣

曾述番漢必變號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馬亦有正怒亦有奇何常之有哉太宗曰卿更細言其術靖曰先形之使敵從之是其術也太宗曰朕悟之矣孫子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又曰因形以措勝於衆衆不能知其此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陛下聖慮已思過半矣

太宗曰近契丹奚皆內屬置松漠饒樂二都督統於安北都護朕用薛萬徹如何靖曰萬徹不如阿史那社爾及執失思力契苾何力此皆番臣之知兵者也臣嘗與之言松漠饒樂山川道路番情逆順遠至於西域部落十數種歷

歷可信臣教之以陣法無不
點頭服義望陛下任之勿疑
若萬徹則勇而無謀難以獨
任太宗笑曰番人皆為鄉役
使古人云以蠻夷攻蠻夷中
國之勢也卿得之矣

問對卷中

太宗曰朕觀諸家兵書無出孫
武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夫
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
焉今諸將中但能言備實擊
虛及其臨敵則鮮識虛實者
蓋不能致入而反為敵所致
故也如何卿悉為諸將言其
要靖曰先教之以奇正相

太宗曰朕觀諸家兵書無出孫武子十三篇又無出虛實二字以此知用兵能識虛實之勢則無往而不勝焉今諸將中但能言虛實之實而不知其虛及其臨敵則鮮識虛實者蓋不能致入而反為敵人所致故也卿悉與諸將言其要使知其要難悉言可先教之以奇正互相交易之術然後告之以教人虛實之形則可以偶反也今之諸將多不知我兵以奇為正以正為奇且安識敵之形虛却是定大却是虛設衛公欲令知已也太宗曰孫子謂策定而知教人得失之計作之而知教人動靜之理形之而

知彼我死生之地。解之而知彼我有餘不足之處。以此觀之。欲用我之奇正。以寡敵之。是欲從此求之。則奇與正在我。虛與實在敵。與靖答曰。奇正所以致敵之。虛是而令為我役也。若敵寔。則我必用正。敵虛。則我必用奇。若為將者。不知用奇正之術。雖知敵人虛寔。亦安能致其來而破之。臣奉詔。直但教諸將以奇正之術。然後教之。虛寔。自然知焉。不必求之。敵也。太宗曰。以奇為正者。教意吾用奇。吾却以正兵擊之。以正為奇者。教意吾用正。吾却以奇兵擊之。使敵之勢常虛。我之勢常寔。當以此法授諸將。使之易曉耳。靖答曰。兵書十萬萬句。總不出教人而不教於人而已。臣當以此法教諸將。

虛寔。伏河慶識。蓋有勢焉。這勢字最顯。亦最微。要講得微妙。而括閱處。仍在識字。○奇正所以句。玩致敵二字。最活。我以奇以正。教少不得應者。我其應者。處便曉得他虛寔矣。然我不將奇正。惟道教便。不應者。不知奇正。正我。有許多作用。他自然有許多躊躇。不然。直往。直來。教人有更。空露出來。

變之術。然後語之。以虛實之形。可也。諸將多不知。以奇為正。以正為奇。且安識虛是實。實是虛哉。太宗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此則奇正在我。虛實在敵。歟。靖曰。奇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敵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以奇。苟將不知奇正。則雖知敵虛實。安能致之哉。臣奉詔。但教諸將以奇正。然後虛實自知焉。太宗曰。以奇為正者。敵意其奇。則吾正擊之。以正為奇者。敵意其正。則吾奇擊之。使敵勢常虛。我勢常實。當以此法授諸將。使易曉耳。

靖曰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已臣當以此教諸將

太宗曰朕置瑤池都督以隸安西都護番漢之兵如何處置靖曰天之生人本無番漢之別然地遠荒漠必以射獵而生由此常習戰鬪若我恩信撫之衣食周之則皆漢人

矣陛下置此都護臣請收漢戍卒處之內地減省糧饋兵家所謂治力之法也但擇漢吏有熟番情者散守堡障此足以經久或遇有警則漢卒出焉太宗曰孫子所言治力如何靖曰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略言其要耳善用兵者推此三義而有

瑤池安西皆地名太宗曰朕今置瑤池都督以屬安西都護番漢之兵入不一姓如何處置靖答曰天之生人本無番漢之分別以所處之地邊遠荒漠五穀罕熟必以射獵為生由此常習戰鬪之事若我以恩信撫恤之衣食周救之則皆為漢人矣陛下置此安西都護則鎮守有人矣請收漢卒移處內地使效耕種減省漢卒之糧饋兵家所謂治力之法也但選擇漢吏有習熟番人之情者散守堡障之法足以經久或遇邊境有警則命漢將出而擊焉太宗

因于靖言兵家治力之法故又問孫子所言治力其說如何靖對曰所言以已之近待敵之遠以已之佚待敵之勞以已之飽待敵之飢此略言其大要耳善用兵者推此三義而治力之法又有六焉以我之引誘待彼之來以我之閑靜待彼之躁以我之持重待彼之輕以我之戒嚴待彼之懈以我之整治待彼之亂以我之守固待彼之攻及此以攻入則力有所不及非治力之術身先自弊矣安能臨人之兵哉太宗曰今以習讀孫子者但能誦其空文少能推廣定義卿推治力之法宜編告諸將

太宗曰朕之善將老矣。凋零幾盡。軍皆新置。不習經歷。戰陣對敵。今教以何道為要。禮曰。臣嘗教士。分為三等。以先使結伍法。伍人為一伍。伍法既成。將之

軍校。此為一等軍校之法。以十伍學成。因教十伍。是名十伍。以十伍學成。因教百伍。是名百伍。此為二等軍校。教成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軍校之隊。聚而為陣圖。使俗行列。此為三等。為大將者。審察此三等之教。於是乎大閱。大閱者。總裨將所教之兵。而閱之也。稽考陣圖。行在器仗。章流之制度。分別孰為之。孰孰為之。正其章流。士行亂。懲有罪。陛下臨高觀之。無施而不可。焉。太宗聞。靖必先結伍之說。又曰。伍法有教。家誰有為。寡裨對曰。臣按春秋左傳云。鄭莊公拒王師。為首。鹿之隙。先備。後伍。伍承。彌縫。以敗王師。古者車十五乘。為一偏。蓋先車而後伍。以伍承車之隙。而彌縫其間。漏也。又司馬法。以五人為一伍。尉繚子書。直束伍。令謂五人為伍。共一符。拔於將

六焉。以誘待來。以靜待躁。以重待輕。以嚴待懈。以治待亂。以守待攻。反是。則力有弗追。非治力之術。安能臨兵哉。太宗曰。今人習孫子者。但誦空文。鮮克推廣其義。治力之法。宜徧告諸將。

太宗曰。舊將老卒。凋零殆盡。諸軍新置。不經陣敵。今教以何道為要。靖曰。臣嘗教士。分為三等。必先結伍法。伍法既成。授之軍校。此一等也。軍校之法。以十為十。以十為百。此一等也。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校之隊。聚為陣圖。此一等也。大將察此三等之教。於是乎大閱。稽考制度。分別奇正。誓衆行罰。陛下臨高觀之。無施

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

吏之所亡伍而得伍當之得伍而不亡
有賞亡伍不得伍身死家殘漢制又有
尺籍伍符尺籍者書其勳首之功於一
尺之板伍符伍伍相承也以上符籍皆
以行爲之後世符籍皆以紙爲之於是
夫古人之制矣臣酌量其法如以車言
自五人而變爲二十五人蓋五伍數也
自二十五人而變爲七十五人蓋七五
伍數也此則從古者一車用步卒七十
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舍車而用騎則
二十二人可以當八馬此則司馬法五
兵五當之制也是則諸家兵法惟結伍
法爲最要小列之正是五人夫列之則
爲二十五人夫列之則爲七十五人又
五參其數得三百七十五人三百人爲
正六十八人爲奇餘十五人則每車甲士
三人五車共一十五人三百六十八人分

爲奇正但言其卒不言其將也此則百
五十八人分爲二正二十二人分爲二奇蓋
取左右相等也據首所謂五人爲一伍
十五爲一隊至今皆因之此其要法也
○大將察此句二等是箇守約工夫
言主將統率士卒不能濫以身教故以
伍法授軍校以軍校授偏裨而大將蓋
蓋其成耳蓋惟能察此而後爲大將軍
也察字重看○五兵五當句通章講伍
法詳矣而此言五兵五當者五與伍義
同蓋伍法中推廣之耳但彼言軍而此
言徒也考其文五五二十五是當八騎
集一至二爲七十五人足當二十四騎
則古者一車合當用七十五人之意也
即晉荀吳一乘法吳越子左右拒之說
蓋以數演法不可泥定五字謂別有五
樣兵當猶了也

不可太宗曰伍法有數家孰
者爲要靖曰臣按春秋左氏
傳云先偏後伍又司馬法曰
五人爲伍尉繚子有束伍令
漢制有尺籍伍符後世符籍
以紙爲之於是失其制矣臣
酌其法自五人而變爲二十
五人自二十五人而變爲七
十五人此則步卒七十二人

甲士三人之制也舍車用騎
則二十五人當八馬此則五
兵五當之制也是則諸家兵
法唯伍法爲要小列之五人
大列之二十五人參列之七
十五人又五參其數得三百
七十五人三百人爲正六十
人爲奇此則百五十人分爲
二正而三十人分爲二奇蓋

太宗曰朕與李世勣論兵法多同鄉說但世勣不窮究其出處爾鄉所制六花陣法果出於何術乎靖對曰臣之六花陣法所承于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大列之為九軍小列之每一軍又分為九軍九九八十一小陣八十一小營自外觀之只是一陣而分為八軍與中軍共為九軍也四隅四落相銜相連而不斷續一曲一折皆相對待而不參差古八陣之法制如此臣為陣圖是因其之法故外仿八陣之舊其畫用方內變六花之俗其環用圓其形象六出之花故名六花俗所號爾太

宗曰鄉謂內環之圓外畫之方何謂也靖答曰方生於步步必方以範馳驅也圓生於奇奇必圓以補缺陷也方所以矩其步用方以矩齊其步履也圓所以綴其旋用圓以連綴其迴旋也是以步數定於地地休方故如之行綴應於天休圓故如之步數之法定行綴之法亦隨方變萬化而不至於亂八陣而為六陣乃諸葛武侯之舊法焉太宗曰外畫之方以見步之在足當方正也內點之圓以見兵之在手當圓轉也步教以足法兵教以手法手足便利則攻擊之法不思過半手兵以兵器言靖答曰吳起云絕而不離却而不散此即步法也教王猶布碁于盤若無所畫之路碁安用之為勝負孫子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教生稱稱生勝勝兵若以鑑稱銖

左右等也穰苴所謂五人為伍十伍為隊至今因之此其要也

太宗曰朕與李勣論兵多同鄉說但勣不究出處爾鄉所制六花陳法出何術乎靖曰臣所承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陳包小陳大營包小營隅落鈎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

為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爾太宗曰內圓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步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於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陣為六武侯之舊法焉太宗曰畫以見步點圓以見兵步教

敗兵若以銖稱，蓋皆言起于度量方圓之法也。太宗曰：深乎武子之言，為將者不度量地之遠近，形之廣狹，何以制其勝乎？靖曰：庸將步能知其節者，也善戰者，其勢欲險，其節欲短，勢如引滿之弩，節如發動之機。駐隊即前，所謂兼車乘者，師隊即所謂跳盪騎兵，戰隊即所謂步騎相半者，臣修孫武勢險節短之術，立隊相去各用十步，駐去師隊各用二十步，每隔一隊，又立一戰隊，前進以五十步為節，一擊，諸隊皆分而中立，各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聲，籠其所執鎗，蹲跪而坐，于是振鼓為諸兵皆起，三呼而三擊，三十步至五步，以制敵之變，即勢險節短之法也。軍從陣首而出，亦以五十步臨戰，時加節止，前用正兵，後用奇兵，視敵之動靜如何，于是再鼓之，則前變正為奇，後變奇為正，復邀敵人之來，我因伺其隙而擣其虛，此六花陣之法，大率皆如此也。

兵法猶布句，謂士之步法，猶盤之畫路，雖絕不離，雖却不散，可見教士不可無定步之法也。

兵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迴半乎。靖曰：兵起云絕而不離，卻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猶布碁於盤，若無畫路碁安用之。孫子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生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皆起於度量方圓也。太宗曰：深乎孫子之言，不度地之

遠近，形之廣狹，則何以制其節乎。靖曰：庸將鮮能知其節者也。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引滿，弩節如發機，臣修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去師隊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前進以五十步為節，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聲，籠鎗跪

太宗曰曹公新書有云作陣對敵必先立表使將吏引兵各就表而布陣一部受敵其餘部坐視不進救者皆斬此等何術乎靖對曰曹公之言非也此但教戰時法耳古人善能用兵者但教之以正不教之以奇奇者臨時用變豈有一

定之法哉驅眾如驅群羊與之或進與之或退眾不知其所以往也但曹公驕而好勝故有是說當時諸將奉行新書者又莫敢攻其所短且臨敵而方立表不亦失之晚乎破陣樂名臣竊見陛下所製破陣樂舞前出四表後面綴六旛舞人之或左或右曲折旋轉疾趨緩步鳴金擊鼓各有節次即八陣圖四頭八尾制度也人間但見樂舞之盛如此豈有知軍容如斯盛焉太宗曰昔漢高帝定天下作太風歌云太廟起兮雲飛揚此喻天下之亂也威加海內兮掃敵精此言以武功定天下也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此思得入以修武備也有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之意太宗引之以况已言兵法可以意授使之神融而意會不可以言語傳次朕為破陣樂舞唯卿已曉

坐於口八鼓之三呼三擊三十步至二十步以制敵之變馬軍從北出亦以五十步臨時節止前正後奇觀敵何如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來伺隙擣盪此六花大率皆然也

太宗曰立曰公新書云作陣對敵必先立表引兵就表而陳一部受敵餘部不進救者斬此何術乎靖曰臨敵立表非也此但教戰時法耳古人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驅眾若驅群羊與之進與之退不知所之也曹公驕而好勝當時諸將奉行新書者莫敢攻其短且臨敵立表無乃晚乎臣竊觀陛下所製破陣樂舞前出

其意于不言之表後世其知我不苟且而作也

之法可以句兵者變事也法者圖机也所以只可以意受之人人亦可以意授之我而意相孚斯受授神而法可傳矣

四表後綴八旂左右折旋趨
步金鼓各有其節此即八陣
因四頭八尾之制也人間但
日樂舞之盛豈有知軍容如
焉太宗曰昔漢高帝定天
下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血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語
傳朕為破陳樂舞唯卿已曉
其表矣後世其知我不苟作

也

太宗曰陔五方各一色五旗不變五方之色似為正兵乎旂麾二物曲并交衝似為奇兵乎隊數分合以旂為招以角為號隊合旗交吹角開旗分合皆為變態其隊數何往為得宜靖對曰臣參用古人之法隊數分合以旂為招以角為號凡三隊之兵合而為一則旗相倚而不交五隊之兵合而為一則兩旗相交十隊之兵合而為一則五旗皆交有谷則有分故吹角一聲開五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十隊開二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五隊開相倚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三隊兵當分散則以各為奇以散為正兵當合聚則以散為奇以合為正三令五申之使三散而三合復歸于正則四頭八尾之法乃可教焉此隊法之所為宜也太宗稱曰善太宗問曰曹公

太宗曰方色五旗為正乎旂
麾折衝為奇乎分合為變其
隊數曷為得宜靖曰臣參用
古法凡三隊合則旗相倚而
不交五隊合則兩旗交十隊
合則五旗交吹角開五交之
旗則一復散而為十開二交
之旗則一復散而為五開相

有戰騎陷騎遊騎今日馬軍於三省何等比乎靖對曰臣按曹公新書云戰騎常居於前陷騎常居於中遊騎常居於後如此則是同一馬騎各立名號分為三類耳太抵騎隊每八馬當車徒二十四人二十四騎當車徒七十二人此古制也車徒不易轉運故當教之以正騎隊易於前衝故當教之以奇據曹公用騎之法前後及中分而為三覆取覆轉之意如擲後然不言左右兩廂軍舉一端而言也後人不曉三覆之義則戰騎必前於陷騎遊騎拘泥如此單騎獨出如何使用臣熟用此法若回軍轉陣則遊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隨變而分皆曹公之術也太宗笑曰當時多少人皆為曹公所惑

倚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三兵散則以合為奇合則以散為奇三令五申三散三合復歸於正四頭八尾乃可教焉此隊法所宜也太宗稱善太宗曰曹公有戰騎陷騎遊騎今馬軍何等比乎靖曰臣按新書云戰騎居前陷騎居中遊騎居後如此則是各

立名號分為三類耳大抵騎隊八馬當車徒二十四人二十四騎當車徒七十二人此古制也車徒當教以正騎隊當教以奇據曹公前後及中分為三覆不言兩廂舉一端言也後人不曉三覆之義則戰騎必前於陷騎遊騎如何使用臣熟用此法回軍轉陣

太宗問車步騎三署一法也。用之在得其人乎。靖對曰：不必兼三者，皆一法也。用亦可。臣按春秋鄭莊公作魚麗陣，以拒王師，其先偏後伍，若前用車而後用步，無騎共也。謂之左右拒者，言其拒用之拒禦而已。非欲出奇取勝也。晉荀吳伐狄，魏舒勸之舍車為行，此則騎多為便，唯務出奇取勝，非用以拒禦而已。臣均用其術，以一馬當三人，車與徒又稱之。三者混為一法，用之變化在乎其人。敬安能知吾車果何自而出，騎果何自來，徒果何自而從哉。三者妙用，或潛想

九地之深，或動如九天之高，其智謀如神之妙，不可測度。唯陛下有焉。臣何足以知之。太宗曰：陣勢雖隨地可結，太公書有云：必要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左是陣基所立之表，又必上合十二辰次，其術為如何。十二辰次，即子亥、丑辰、卯寅、辰巳、辰壽星、巳、午、未、申、未、酉、酉大梁、戌、降婁、亥、陣。皆是也。靖對曰：軍中必界畫空地為一千二百步。此開方之法。九數之一也。每兵一部，占地二十步之方。廣橫則以五步立一人，縱則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東西南北中央為五方。四隅空地各有四處。此即所謂大陣容小陣。其法如此也。武王伐紂，使虎賁之士各掌三千人，每一陣用六千人，五陣共用三萬之眾。此太公畫地陳兵

則遊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臨變而分，皆曹公之術也。太宗笑曰：多少人為曹公所惑。太宗曰：車步騎三者一法也。其用在入乎。靖曰：臣按春秋魚麗陣，先偏後伍，此則車步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入車為行，此則騎多為便。

唯務出奇勝，非拒禦而已。臣均其術，一馬當三人，車步稱之。混為一法，用之在入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哉。或潛九地，或動九天，其知如神。唯陛下有焉。臣何足以知之。太宗曰：太公書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十二辰，其術如何。靖曰：畫地

教士之法也。太宗曰：鄉六花陣畫地用幾何？靖答曰：大閱地每方用一千二百步。其義六陣每陣各占四百步，分為東西兩廂。東廂三陳，三四一百二十步；西廂三陣，三四一百二十步。中有空地一千二百步，為教戰之所。臣嘗教士三萬，每一陣用五千人，以其一陣為下營之。五陣為方圓曲直銳之形，每一陣皆以方圓曲直銳之形，五變之。五五二十五變而止。太宗曰：金木水火土五行陣，其說如何？靖對曰：本因五方青赤黃白黑之色立此名耳。方圓曲直銳，寔因地形使然。如此凡軍，不素教習，此五者安可用之？而臨敵手，兵者詭詐之道也。故強名之五行焉。文飾之以術教，取相生相克之義，使人驚而神之耳。相生者，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也。也。相克者，金剋木，木剋土，土剋水，水剋火，火剋金也。其寔兵形象象，水因地而制流，以爲方圓斜直之形，兵亦因地而爲方圓曲直銳之形。此五行陣之旨義也。

也。相剋者，金剋木，木剋土，土剋水，水剋火，火剋金也。其寔兵形象象，水因地而制流，以爲方圓斜直之形，兵亦因地而爲方圓曲直銳之形。此五行陣之旨義也。三署一法，句。三署，車步騎也。其用在人，見得車步騎原無定法，其運用之法，全在人，有以妙其用耳。其用在人，四子，當重看。

方一千二百步開方之形也。每部占地二十步之方，橫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處，所謂陣間容陳者也。武王伐紂，堯賁各掌三千人，每陣六千人，共三萬之衆。此太公畫地之法也。太宗曰：鄉六花陳畫地幾何？靖曰：大閱地方一千二百步者，其義六陣各占地四百步，分為東西兩廂空地一千二百步，為教戰之所。臣嘗教士三萬，每陳五千人，以其一為營法，五為方圓曲直銳之形。每陳五變，凡二十五變而止。太宗曰：五行陳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

太宗曰李勣常言牝牡方圓寓伏其之法中古有此法否靖曰牝牡之法出

臣按范蠡云後則用陰先則用陽是以待敵陽氣之衰也盈音陰節而奪之者是盛吾後軍之陰氣而乘彼陽氣之衰而奪之也此兵家陰陽之微妙者也范蠡又云布設右陳之兵為牝損益左陳之

兵為牡以牝喻陰以牡喻陽也或早或晚要順天道此則左右早晏臨時各有不同在乎奇正之相變者也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或早而用牝或晏而用牡或壯而示之牝或牝而示之牡若執左右早晏而不變通則天人之陰陽俱廢如何守牝牡之形而已正兵不言奇乃形之者以奇示敵非吾之正共也奇兵不言正乃勝之者以正擊敵非吾之奇兵也此所謂奇正互相變通之道也代者不止山谷草木之中伏藏所以為伏也其正如山言不動也其奇如雷動之疾也敵人雖在對面莫能測度吾奇正之所至至也夫何形之有哉言無形之可測也

其寔陰陽句說個牝牡反多了一層究

武經七書

李衛公集

使然凡軍不素習此五者安可以臨敵乎兵詭道也故強名五行焉文之以術數相生相尅之義其實兵形象水因地制流此其旨也

太宗曰李勣言牝牡方圓伏兵法古有是法否靖曰牝牡之法出於俗傳其實陰陽二義而已臣按范蠡云後則用

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此兵家陰陽之妙也范蠡又云設右為牝益左為牡早晏以順天道此則左右早晏臨時不同在乎奇正之變者也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若執而不變則陰陽俱廢如何守牝牡

竟直是陰陽一義。兵家千變萬動。總只是陰陽足以盡之。

太宗曰：龍虎鳥蛇，四獸之陳。又以商羽徵角四音象之。此何道也？靖對曰：兵家詭詐之道也。太宗曰：可廢之乎？靖對曰：存其名，正所以能廢之也。若更廢而不用，詭詐愈甚焉。太宗曰：何謂也？靖對曰：假借之以龍虎鳥蛇四獸之名，及天地風雲之號，又加商金羽水徵火角木之配，此皆自古兵家詭道存之，則餘詭不復增加矣。若廢此詭道，則使貪使愚之術從何而施布焉？貪者急起其利，愚者不顧其死，皆可以詭道使之。太宗良久，曰：卿宜秘藏此道，無傳世於外。

用詭詐愈甚焉。太宗曰：何謂也。靖對曰：假借之以龍虎鳥蛇四獸之名，及天地風雲之號，又加商金羽水徵火角木之配，此皆自古兵家詭道存之，則餘詭不復增加矣。若廢此詭道，則使貪使愚之術從何而施布焉。貪者急起其利，愚者不顧其死，皆可以詭道使之。太宗良久，曰：卿宜秘藏此道，無傳世於外。

武經三書

之形而已。故形之者以奇示敵，非吾正也。勝之者以正擊敵，非吾奇也。此謂奇正相變。兵伏者不止，山谷草木伏藏，所以為伏也。其正如山，其奇如雷。敵雖對面，莫測吾奇正所在。至此，夫何形之有哉？太宗曰：四獸之陳，又以商羽徵角象之，何道也？靖曰：詭道也。

也。太宗曰：可廢乎？靖曰：存之，所以能廢之也。若廢而不用，詭愈甚焉。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假借之以四獸之名，及天地風雲之號，又加商金羽水徵火角木之配，此皆自古兵家自古詭道存之，則餘詭不復增加矣。廢之，則使貪使愚之術從何而施哉？太宗良久，曰：卿宜秘

李衛公集

卷四

之無泄於外

太宗曰嚴厲其刑深峻其法使人知畏我而不畏敵此言朕甚惑之昔漢光武以孤軍當王莽一百萬之衆當時非有刑罰臨之何能如此乎靖對曰兵家之勝敗情狀萬殊不可以一事而推究也且如陳勝吳廣之敗秦師豈勝廣二人之刑法能加於秦師乎蓋百姓怨秦暴虐爭奮出擊故廣勝因之而克捷也光武之起蓋順人心之怨王莽也王莽篡國之大賊又更變漢家之制度人人切齒此光武所以因而取勝又况王尋王邑不曉兵法徒誇兵士之衆所以自取其敗陳勝吳廣楚人秦二世元年起兵于蕪王尋王邑皆王莽將也臣按孫子

太宗曰嚴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敵朕甚惑之昔光武以孤軍當王莽百萬之衆非有刑法臨之此何由乎靖曰兵家勝敗情狀萬殊不可以一事推也如陳勝吳廣敗秦師豈勝廣刑法能加於秦師光武之起蓋順人心之怨莽

曰士卒未親附而驟罰之則不心服士卒已親附而罰不能行則不可使用此言凡為將者先有恩愛結於士卒然後可以嚴刑而罰之若恩愛未加而獨用峻法少能濟焉太宗曰尚書胤征篇有言威勝厥愛信事之有濟也愛勝其威在功之無成也此言何謂也靖曰恩愛施設於先威刑施設於後不可相反也若刑先加于前而以恩愛救之于後無益於事矣尚書之言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于始也故孫子之言萬代不可刊削太宗曰卿平蕭銑之時諸將皆欲贖為臣家貴以賞資士等卿獨不肯從以謂昔蒯通不見戮於漢高既而江漢之間率皆歸順朕由是思惟古人有言曰文能親附士眾武能威服敵人其卿之謂乎蕭銑梁之後為羅川令隋恭

也况又王尋王邑不曉兵法徒誇兵衆所以自敗臣按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於士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太宗曰尚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

義寧元年起兵巴陵。自稱梁王。唐武德四年討平之。靖對曰。漢光武平赤眉賊。樊崇等入其營中。披纒而行。無有疑懼。賊皆喜曰。蕭王推赤心於人腹中。此蓋先料度人情。本不為惡。豈不豫慮之慮哉。臣頃者征討突厥。總番漢之衆。出塞千里。未嘗如魏絳之戮。楊干如獲苴之斬。莊賈也。亦不過推赤誠存望公而已矣。陛下過聽擢臣以不次之位。若謂文武全才。則何敢當之。楊干晉悼公弟。亂行。于曲梁。魏絳戮之。莊賈監軍。期而後。王獲首斬之。

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於前。愛救於後。無益於事矣。尚書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於始也。故孫子之法。萬代不刊。

太宗曰。卿平蕭銑。諸將皆欲籍偽臣家。以賞士卒。獨卿不從。以謂。剗通不戮於漢。既而江漢歸順。朕由是思。古人有

言曰。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其卿之謂乎。靖曰。漢光武平赤眉。入賊營中。按行賊曰。蕭王推赤心於人腹中。此蓋先料人情。本非為惡。豈不豫慮哉。臣頃討突厥。總番漢之衆。出塞千里。未嘗戮一楊干。斬一莊賈。亦推赤誠存至公而已矣。陛下過聽擢臣以不次之

太宗曰昔朕遣鴻臚卿唐儉出使突厥將以行間也卿因擊而敗之人言卿以唐儉為死間朕至心疑焉此事如何靖再拜而言曰臣與唐儉比肩事主料儉所說必不能柔服突厥之心故臣因其懈而縱兵擊之所以去突厥之大患不顧唐儉之小義也人謂臣以唐儉為死間非臣之本心按貞觀四年李靖李世勣破突厥頡利窟于鉢山衆尚十餘萬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求朝上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討之頡利外為甲絀內寔猶豫謀走積比靖引兵與世勣會百道謀曰頡利雖敗其兵猶盛若走度積北則難圖矣今詔使至彼虜必自寬若選萬騎嚴之不戰可擒矣張公謹曰詔書詐降使者任

唐儉筆何足惜遂勒兵夜襲世勣繼之頡利見儉來大喜靖前鋒去牙帳七里頡利始知之乘千里馬先走其衆遂潰唐儉脫身得歸靖殺義成公主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露布以聞為國家之大事不顧朋友故云不顧小義臣按孫子用間之說最為下策臣嘗著論其篇末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或有用間以成功或有憑間以事君當朝而正色忠以盡臣之節信以竭心之誠雖有善為間者安可用其術乎唐儉之效死小義安能聞入陛下又何疑焉太宗曰誠哉非仁義不能使間此豈纖小之人所能為乎周公以太義滅親何況一出使之人乎朕灼然無疑矣管叔以武庚叛周公討而誅之是大

位若於文武則何敢當

太宗曰昔唐儉使突厥卿因擊而敗之人言卿以儉為死間朕至今疑焉如何靖再拜曰臣與儉比肩事主料儉說必不能柔服故臣因縱兵擊之所以去大患不顧小義也人謂以儉為死間非臣之心按孫子用間最為下策臣嘗

著論其末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或有用間以成功或憑間以傾敗若束髮事君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雖有善間安可用乎唐儉小義陛下何疑太宗曰誠哉非仁義不能使間此豈纖小之人所能為乎周公大義滅親况一出使之人乎灼無疑矣太宗曰兵貴為主

義滅親也。太宗曰：兵貴為主而不貴為客，貴速而不貴久。是何也？靖對曰：兵者，古人不得已而用之，安在為客且久哉？孫子云：糧遠輸，則百姓皆貧。此越境興師為客之弊也。又曰：役不可無藉于民，糧不可三載于國。此兵不可久之驗也。臣常度量主客之勢，則有變客而為主，變主而為客之術。太宗曰：王客相變之術，何謂也？靖對曰：因糧於敵入之境，此變客為主也。敵飽吾能使之飢，敵佚吾能使之勞，此變主而為客也。故兵不拘為主為客，在運在遠，唯發必中。其節所以為得宜也。太宗曰：古有此主客勞佚相變之道否？靖答曰：昔越勾踐伐吳，則越客吳主。以左右二軍，夜鳴鼓而進，吳王分兵禦之。越以中軍潛涉，水不鼓而進，敵敗吳師。此變客為主之明驗也。後

趙石勒與姬澹戰，澹兵遠來亦勞苦也。石勒遣其將孔萇為前鋒，逆擊澹軍。孔萇退走，而澹率來追。石勒以伏兵夾擊之，澹軍大敗。安然取勝，此變勞為佚之明驗也。古人如此者甚多。周公太義句，太宗引以証靖之不滑唐儉意耳。

不貴為客，貴速不貴久，何也？靖曰：兵不得已而用之，安在為客且久哉？孫子曰：遠輸則百姓貧，此為客之弊也。又曰：役不再籍，糧不三載，此不可久之驗也。臣較量主客之勢，則有變客為主，變主為客之術。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因糧於敵，是變客為主也。飽能飢

之佚，能勞之，是變主為客也。故兵不拘主客，遲速唯發必中。節所以為宜。太宗曰：古人有諸靖曰：昔越伐吳，以左右二軍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以中軍潛涉，水不鼓襲敗吳師。此變客為主之驗也。石勒與姬澹戰，澹兵遠來，勒遣孔萇為前鋒，逆擊澹軍。孔萇退

太宗曰鐵蒺藜行馬謂太公所制是乎靖對曰有之然用以拒敵而已其貴致人之來非但欲拒禦之也太公六韜書中言此二物乃守禦之器具耳非攻戰之所施也

而澹來追勒以伏兵夾擊之澹軍大敗此變勞為佚之驗也古人如此者多
太宗曰鐵蒺藜行馬太公所制是乎靖對曰有之然拒敵而已其貴致人非欲拒之也太公六韜言守禦之具耳非攻戰所施也

問對卷下

太宗曰太公云步兵不能當車騎之蹀躞以步兵與車騎戰必依丘墓險阻以為固又孫子云天隙深背之地丘墓故城之所兵不可處此說如何靖對曰用衆在乎心志專一在乎禁止妖祥之事除疑狐疑之心倘主將心有所疑惑避忌則群情皆動搖群情動搖則敵人必乘釁而至故安營據地要便乎人事而已近水草依林木利馳逐宜戰守此人事之便也若絕澗天井天隙天隙之地及如牢如羅之處皆人事不便者也故兵家宜引而避之防備敵來乘我不然丘墓故城非絕險之處我若得之可以為利豈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說兵家之至要也
用衆在乎句心一切下文禁祥去疑言能禁去妖祥之事則心自專一矣將心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墓險阻又孫子曰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處如何靖對曰用衆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祥去疑儻主將有所疑忌則群情搖群情搖則敵乘釁而至矣安營據地便乎人事而已若澗井

既專則群情不益用之攻戰無不奮矣

太宗曰朕思凶器無有甚于兵者行兵誠有便于人事豈以避忌為嫌疑今後諸將有以陰陽拘忌失于事宜者卿當丁寧誠諭之靖再拜謝曰臣按尉繚子云黃帝以德自守以刑伐入此謂之刑德非陰陽家天官時日之謂也然詭詐之道可使入由之不可使知之後世庸常之將泥於術數此所以多敗不可不

告誡也陛下聖訓臣宜宣告諸將知之○行兵便於人事向人事指入和言出師行兵固以制勝為本尤必以人事為主人事和而兵不難於行矣與主將便乎人事不同

太宗問曰兵有分有聚各貴適其宜耳前代行過事誰為善此者靖答曰秦

武經三才

陷隙之地及如牢如羅之處人事不便者也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敵乘我立墓故城非絕險處我得之為利豈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說兵之至要也

太宗曰朕思凶器無甚於兵者行兵苟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為疑今後諸將有以陰陽

拘忌失於事宜者卿當丁寧誠之靖再拜謝曰臣按尉繚子云黃帝以德守之以刑伐之是謂刑德非天官時日之謂也然詭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後世庸將泥於術數是以多敗不可不誠也陛下聖訓臣宜宣告諸將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貴適

李衛公集

四十一

符堅總統百萬之衆而破敗於淝水之上此乃兵能合而不能分之所致也光武命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兵而屯相去僅二十里述來攻吳漢劉尚出兵合擊遂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太公云欲分而不能分為糜散之軍欲聚而不能聚為孤獨之旅即此謂也太宗曰然符堅初得王猛寔知兵法遂取中原及王猛卒符堅果敗于淝水此糜散而不能分之謂也吳漢為光武所委任兵不遙制故漢果平蜀此不陷孤旅而能合之謂乎漢光之得符堅之失其事迹足可為萬代之鑒

宜前代事迹孰為善此者靖曰符堅總百萬之衆而敗於淝水此兵能合而不能分之所致也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屯相去二十里述來攻漢尚出合擊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太公曰分不分為糜軍聚不聚為孤旅太宗曰然符堅初得王

太宗曰朕觀兵書千章萬句不出乎多設方畧以誤之一句而已靖良久對曰誠如陛下聖語大凡用兵若敵人不差誤則我師安能勝哉譬如奕棋之法兩敵相角智術均焉一着或有差失畢竟莫能救矣是則古今勝敗大率只由一時差誤而已况於多失者乎太宗曰攻與守二事其寔為一法坎孫子言善能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能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孫子所言攻守止此兩句不言及敵來攻我我亦就而攻之我若自守敵亦因而守之攻守之法兩家勢均力敵其術奈何靖對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甚多皆言守則不足非為弱也故

猛實知其遂取中原及猛卒堅果敗此糜軍之謂也吳漢為光武所任兵不遙制故漢果平蜀此不陷孤旅之謂乎得失事迹足為萬代鑒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而已靖良久曰誠如聖語大凡用兵若敵人不誤則我師安能克

未看可勝之機也。攻則有餘，非力強也。敵有可勝之隙也。後人便謂不足為力之弱，有餘為力之強，蓋不曉悟攻守之法也。臣按孫子云：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此非單重守，謂敵人未有可勝之機，則我且守，待敵有可勝之隙，則攻之。爾非以力之強弱為辭也。後人不曉其義，則敵當攻而反守之，我當守而反出攻之。一役既殊，故不能三其法。太宗曰：信乎有餘不足，使後人或其強弱之形，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敵以勢力之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勢力之有餘也。示敵以勢力之不足，則敵必來攻我，此是敵人不知其所攻者，所以隨我計也。示敵以勢力之有餘，則敵必自守而不敢出，此是敵人不知其所守者，所以隨我驚也。可攻與可守，只一法耳，但敵

與我分二形，而遂為二事。若我事既得，則彼事必敗。敵事若得，則我事必敗。一得一失，一成一敗，彼我之事分而為一焉。其寔攻守者法一而已矣。能得一者，百戰而百勝，故曰知彼之虛實，知我之強弱，雖與入百戰而不危殆，其能知一之謂乎。李靖再拜曰：深遠乎聖人之法也。攻是守，得謀動之機，守是攻，得運籌之策，同端乎勝而已矣。若知攻而不知守，知守而不知攻，不唯二其攻守之事，又二其攻守之官，雖口誦孫吳之事，而心不思其妙用，攻守兩齊之說，其誰能知其然哉。太宗曰：司馬法言：國家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此亦攻與守一道乎。靖對曰：有國有家者，豈嘗不講究攻守之道，但講之不明，取夫攻者不止，攻敵人之城，擊敵人之陣而已。

哉。譬如奕碁，兩敵均焉，一著或失，竟其能救，是古今勝敗率由一誤而已。况多失者乎。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實一法。與孫子言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即不言敵來攻我，我亦攻之。我若自守，敵亦守之。攻守兩齊，其術奈何。靖曰：前代似此

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便謂不足為弱，有餘為強，蓋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按孫子云：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謂敵未可勝，則我且自守，待敵可勝，則攻之。爾非以強弱為辭也。後人不曉其意，則當攻而守，當守而攻。二役既殊，故不能一

必有致其心之術焉。守者不止完全壁壘堅固軍陣而已。必先料敵人之氣與己之心誰審然後彼之慮是可得而知焉。亦不能必我勝也。必先察敵人之氣與自己之氣誰治然後我之強弱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為兵家之大要。今之將臣安足語此。然雖未能知彼。虛是苟能知己。強弱安有失利者哉。靖對曰。孫武所謂先為己有不可勝之備者。能知己者也。以待敵人有可勝之隙者。能知彼者也。又曰。不可勝在己之定。可勝在敵之慮。臣斯須之間不敢失此誠。千言不出句以術。誤敵為兵家制勝之要道。人多不悟。往往紛涉而不得其肯。婦故古人秘藏之。雖千言萬句。要不外乎多方以誤之。一也。一也。要把多方以誤。一句說出許多妙用。來。一得。一得。不出。一句之妙。○用兵。雖。一。夫。之。兩。道。專。心。致。志。兵。亦。猶。然。云。一。着。不。是。滿。盤。皆。空。甚。言。棋。之。不。可。誤。也。而。况。為。死。生。存。亡。之。大。乎。與。教。王。布。棋。于。盤。不。同。○攻。守。二。事。句。守。以。藏。攻。之。用。而。攻。以。收。守。之。功。事。雖。為。二。其。實。一。法。而。已。○攻。守。兩。齊。句。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原。無。兩。說。○攻。心。守。氣。句。攻。心。如。荀。息。之。壁。馬。輸。虞。犁。鉏。之。女。樂。饋。魯。是。也。守。氣。如。李。牧。之。收。保。吳。士。王。剪。之。休。士。養。兵。是。也。○知。彼。知。己。句。知。彼。者。知。彼。之。心。而。後。可。攻。之。也。知。己。者。知。己。之。氣。而。後。能。守。之。也。

其法太宗曰信乎有餘不足使後人或其強弱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也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者也攻守一法敵與我分而為二事若我事得則敵事敗敵事得則我事敗得失成敗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戰百勝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其知一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聖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惟二其事抑又二其官雖口

其法太宗曰信乎有餘不足使後人或其強弱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也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者也攻守一法敵與我分而為二事若我事得則敵事敗敵事得則我事敗得失成敗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矣得一者百戰百勝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其知一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聖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惟二其事抑又二其官雖口

誦孫吳而心不思妙攻守兩
齊之說其孰能知其然哉太
宗曰司馬法言國雖大好戰
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此
亦攻守一道乎靖曰有國有
家者曷嘗不講乎攻守也夫
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陳而
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守者
不止完其壁堅其陣而已必

也守吾氣以有待焉大而言
之為君之道小而言之為將
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謂知彼
者也守吾氣者所謂知己者
也太宗曰誠哉朕嘗臨陳先
料敵之心與己之心孰審然
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之氣
與己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
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

太宗曰孫子言三軍有可以奪氣之法
敵人早朝初至其氣銳盛待至晝時其
氣怠惰日暮飢疲其氣欲歸善能用兵
者避敵入新氣之銳盛擊其書惰之意
歸此說如何靖對曰夫含生稟血鼓

無動作與敵鬪爭雖至死不省悟者氣
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審察吾之
士衆激發吾之勝氣乃可擊敵焉吳起
論將篇言四机以氣机為上無他道也
若以三將之力驅士卒而赴敵其銳有
限如能使人人樂於自鬪則鋒銳莫當
孫子所謂朝氣銳者非限以時刻而言
也但舉一日自始至末為譬喻也凡三
鼓而敵人之氣不竭不衰則安能必使
之晝而惰暮而歸哉蓋學兵書者徒能
誦讀空文而不能變通妙用至為教人
說誘耳苟悟曉奪氣之理則兵事可任
使矣
四机以氣句為將能操其氣机使士卒
之氣長銳則不必金湯而固不待間謀
而勝不俟車馬與器械之精堅而自無敵
此四机必以氣為上也

大要今之將臣唯未知彼苟
能知已則安有失利者哉靖
曰孫武所謂先為不可勝者
知已者也以待敵之可勝者
知彼者也又曰不可勝在已
可勝在敵臣斯須不敢失此誠

太宗曰孫子言三軍有可以奪
氣之法朝氣銳晝氣惰暮氣
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
惰歸如何靖曰夫含生稟血
鼓作鬪爭雖死不省者氣使
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
士衆激發吾勝氣乃可以擊敵
焉吳起四机以氣机為上無
他道也能使人人自鬪則其
銳莫當所謂朝氣銳者非限
時刻而言也舉一日始末為
喻也凡三鼓而敵不衰不竭

太宗曰卿嘗言李勣能通兵法不識久後可以任用否然非朕控御之則不可使用也他日太子治如何控御之治太子名也靖對曰為陛下計莫若黜退世勣令太子復用之則必感太子之恩圖補張于國爾于理亦何損乎太宗曰卿言甚善朕用此計無所疑矣按唐紀貞觀二十三年太宗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汝與之無恩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汝死汝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乃左遷世勣為登州都督世勣受命不至家而去太宗曰李世

則安能必使之情歸哉蓋學者徒誦空文而為敵所誘苟悟奪之之理則兵可任矣太宗曰卿嘗言李勣能兵法久可用否然非朕控御則不可用也他日太子治若何御之靖曰為陛下計莫若黜勣令太子復用之則必感恩圖報於理何損乎太宗曰善朕

勣若與長孫無忌共掌國之大政他日二人如何無忌長孫皇后之兄也靖對曰世勣忠義臣可保而任之長孫無忌既有佐命大功陛下又以肺腑之親委之為輔相之職可為尊寵矣然外貌雖若下士內實嫉惡賢者故尉遲敬德面折其所短恐其中傷遂引退焉侯君集恨其志舊因以稱兵下犯逆節自被顯戮皆無忌致之如此也今因陛下詢問臣臣不敢辭避其說太宗曰卿勿泄漏也朕徐思其處置之道侯君集貞觀十四年領兵滅高昌十七年勣太子承乾反被誅

無疑矣太宗曰李世勣若與長孫無忌共掌國政他日如何靖曰勣忠義臣可保任也無忌佐命大功陛下以肺腑之親委之輔相然外貌下士內實嫉賢故尉遲敬德面折其短遂引退焉侯君集恨其志舊因以犯逆皆無忌致其然也陛下詢及臣臣不敢避

其說太宗曰勿泄也朕徐思其處置

太宗曰漢高祖善能將將其後韓信彭越見誅夷其三族蕭何以下廷尉獄何故至于如此靖對曰臣觀劉高祖項王皆非是能將將之君當秦氏之亡也張良為韓報仇陳平事項羽羽使平擊殷王降之及漢下殷羽怒將誅定殷將吏平懼間行歸漢因魏無知求見即日拜都尉使駭乘典護軍韓信數以策干羽不用亡歸漢因蕭何之言立為大將是二人者皆怒楚不用故假借漢之威勢自為奮發離至于蕭何曹參樊噲灌英悉由逃亡性命漢祖因而用之以得天下設使六國之

太宗曰漢高祖能將將其後韓彭見誅蕭何下獄何故如此靖曰臣觀劉項皆非將將之君當秦之亡也張良本為韓報仇陳平韓信皆怨楚不用故假漢之勢自為奮發至於蕭曹樊灌悉由亡命高祖

後復立人人各懷忠其舊國唄事其主則漢王雖有能將將之才豪傑之士豈為漢用哉鄙食其說漢立六國後漢王從之趣刻印張良謁王王左食良以告良良請借箸為王籌之極言其不可漢王報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今趣銘印漢王如榮陽命蕭何守關中何計關中戶口轉漕以給軍未嘗乏絕靖謂漢高得天下皆張良借筋之謀蕭何轉漕之功也以此言之韓信彭越皆見誅夷范增不見聽用其事則同也臣故謂劉高祖項王皆非是能將將之君漢因陳平計間亞父羽果大疑之亞父怒請殺身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太宗曰漢光武中興能保全功臣雖鄒冠耿賈之賢皆不任以吏事此則善於將將者乎靖對曰光武雖憑藉前人締構之

因之以得天下設使六國之後復立人人各懷其舊則雖有能將將之才豈為漢用哉臣謂漢得天下由張良借筋之謀蕭何漕輓之功也以此言之韓彭見誅范增不用其事同也臣故謂劉項皆非將將之君太宗曰光武中興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此則善於

業易於成功。然王莽之勢不下于項籍。鄧禹寇恂之才。未過蕭何曹參。光武獨能推赤誠。以置天腹。用柔道。以致洽安。故保全功臣。賢于漢高祖遠矣。以此評論將將之道。臣謂光武為得之。張良借箸二句。借箸之謀。敵不可樹也。使高祖耽心一羽。而無分顧之憂。非良而何。民為邦本。食為民天。而況行軍三年。其國未有不貧者乎。甚矣漕輓誠得天下之本也。○光武保全句。靖未免有功高位極之虞。誠恐太宗深贊漢高。則韓彭已事。可鑒。光武以柔治保全誠賢于高祖遠矣。

太宗曰古者帝王出師命將齋戒三日授之以鉞命之日從此至天將軍制之授之以斧命之日從此至地將軍制之又推其車轂命之日進退唯時既行軍中但聞將軍之令不聞君之命也朕謂此命將之禮久已廢今欲與卿參定遣將之儀卿為何如靖對曰臣竊謂聖人制禮致齋于宗廟所以假借威靈於神也授斧鉞又推車轂者所以委寄以生殺之權也今陛下每有出師必與公卿議論可否告于宗廟而後遣此則數以神之威靈亦至也每有任用將帥必使便宜從事將軍前此則假借以威權重矣何異於致齋推轂耶此皆盡古帝王之禮其義相同焉更不須參定上曰卿言甚善乃命近侍之臣書此告廟便宜二事為後世入君之法。

將將乎靖曰光武雖藉前構易於成功然莽勢不下於項藉鄧寇未越於蕭曹獨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賢於高祖遠矣以此論將將之道臣謂光武得之

太宗曰古者出師命將齋戒三日

授之以鉞命之日從此至天將軍制之

又授之以斧命之日從此至地將軍制之又推其車轂

曰進退唯時既行軍中但聞將軍之令不聞君命朕謂此禮久廢今欲與卿參定遣將之儀如何靖曰

臣竊謂聖人制作致齋於廟者所以假借威於神也授斧鉞

又推其轂者所以委寄以權也今陛下每有出師必與公

卿議論告廟而後遣此則邀

也

也今陛下每有出師必與公

卿議論告廟而後遣此則邀

也

太宗曰陰陽與術數廢之不用唯靖
對曰不可廢也兵者詭詐之道假託以
陰陽術數則可使貪使愚此所以不可
廢也太宗曰卿嘗言天官時日明暗之
將不可以為法昏暗之將則拘泥之廢
之亦宜靖對曰昔紂以甲子日興師而

亡武王以甲子日用兵而興以天官時
日言之甲子則一也殷室亂周室治興
亡斯異焉又宋武帝劉裕以往亡日起
兵伐南燕軍吏以為不可帝曰我往而
彼亡果克慕容超由此二事言之可廢
明矣然而田單守即墨被燕人所圍單
故命一人假為神師拜而祠之神師言
燕人可破單于是以火牛出擊燕兵遂
大破之此是兵家詭詐之道天官時日
亦似此耳太宗曰齊田單假神怪而破
燕兵太公焚燒著龜而滅殷紂二事相
反又何也靖對曰其執則一也或逆而
取之或順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佐武王
至牧野遇大雷驟雨旗與鼓皆毀壞損
折散宜生欲卜得吉而後行此則因軍
中疑懼欲假借占卜以問神焉太公以
為若腐草也龜枯骨也皆無足問且以

以神至矣每有任將必使之
便宜從事此則假以權重矣
何異於致齋推轂耶盡合
古禮其義同焉不須參定上
曰善乃命近臣書此二事為
後世法

太宗曰陰陽術數廢之可乎
靖曰不可兵者詭道也託之
以陰陽術數則使貪使愚茲
不可廢也太宗曰卿嘗言天
官時日明將不法暗將拘之
廢亦宜然靖曰昔紂以甲子
日亡武王以甲子日興天官
時日甲子一也殷亂周治興
亡異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
起兵軍吏以為不可帝曰我
往彼亡果克之由此言之可
發明矣然而田單為燕所圍

臣而伐君。倘上而不言。又豈可再乎。然觀散宜生發机于其前。太公成机於其後。逆與順雖殊異。其理之極致則相同。臣前所謂術與數俱不可廢者。蓋存其机於未萌耳。及其成功。在盡入事而已矣。

天官時日句。陰陽時日以正理言。則可廢以詭道言。則又不可廢。蓋田單託神怪而破燕。此詭道也。若天官時日亦以詭道使入。猶此。即猶託神怪而破燕之意。二事其机句。兩人作用雖不同。或逆而取之。或順而行之。其所以鼓舞動人以制勝者。未始不同。事雖反而机則

單命一人為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單於是。以火牛出擊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詭道。天官時日亦猶此也。太宗曰。田單託神恠而破燕。太公焚菴。冒龜而滅紂。二事相反。何也。靖曰。其機一也。或逆而取之。或順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毀。

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後行。此則因軍中疑懼。必假卜以問神。馬太公以為腐草枯骨。無足問。且以臣伐君。豈可再乎。然觀散宜生發機於前。太公成機於後。逆順雖異。其理致則同。臣前所謂術數不可廢者。蓋存其機於未萌也。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矣。

太宗曰當今將帥惟李勣江夏王道宗薛萬徹除道宗以親屬外不必論更有誰堪大任者靖對曰陛下嘗言世勣與道宗凡與敵戰不求大勝亦不致于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即大敗臣愚因思聖上之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乃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僥倖而成功者也故孫子云善戰者先立于不敗之地而不致有失以致教人之敗也節制之法在我云爾

太宗曰當今將帥惟李勣道宗薛萬徹除道宗以親屬外孰堪大用靖曰陛下嘗言勣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若不勝即須大敗臣愚思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孫武云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

太宗曰兩陣既已相臨我欲言不與戰安可得而不戰乎靖對曰昔春秋時晉趙盾帥師伐秦交綏而退司馬法亦曰逐人奔走之兵不欲其遠從人退還之兵不必及節臣謂緩者御馬轡之索也我兵既有節制彼敵亦正行伍豈敢輕易出戰哉故古人有出而交綏退而不逐如此兩者非相玩也各隄防其有失敗者也孫武云勿擊堂堂之陣無邀正正之旗若彼此兩陣勢又均勢又等一失于輕肆為彼所乘則或至于大敗理勢使之如此也是故兵有不戰有必戰夫不戰者在我之所守必戰者在敵

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爾
太宗曰兩陣相臨欲言不戰安可得乎靖曰昔晉師伐秦交綏而退司馬法曰逐奔不遠緩不及臣謂緩者御轡之索也我兵既有節制彼敵亦正行伍豈敢輕戰哉故有出而交綏退而不逐各防其

勢之慮。太宗曰：不戰在我。此言何謂也？靖對曰：孫子云：我不欲與敵戰，雖是畫地而守，敵人不得與我戰者，垂鑿其所往之初心也。若敵有入而與我等，則兩軍交退之間，未可以圖謀也。故曰：不戰在我，我自守也。若失必戰，在敵者，孫武云：善能動敵國者，示以形之勢，敵必來從之。予之利，敵必來取之。以利動敵人而使之來，以本待其至，而破之。本謂修我之奇，止繕我之甲兵，嚴我之隊伍，用我之號令，敵若無入焉，不知我之虛實，見我引誘，必來求戰，吾得以乘其勢而破之。故曰：必戰者在敵勢之慮。

失敗者也。孫武云：勿擊堂堂之陳，無邀正正之旗。若兩陳體均勢等，苟一輕肆為其所乘，則或大敗。理使然也。是故兵有不戰，有必戰。夫不戰者，在我必戰者，在敵。太宗曰：不戰在我，何謂也？靖曰：孫武云：我不欲戰者，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垂其所之也。

敵有人焉，交綏之間，未可圖也。故曰：不戰在我。夫必戰在敵者，孫武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害動之，以本待之，敵無入焉，則必來戰。吾得以乘而破之。故曰：必戰者在敵。

太宗曰：深乎哉！古人節制之兵，得其法，則國必昌，失其法，則國必亡。今卿為纂述歷代以來善守節制之兵者，其圖來上朕當選擇其精微者，垂之後世。靖對

太宗曰：深乎哉！節制之兵，得其法，則昌，失其法，則亡。卿為纂述歷代以來善守節制之兵者，其圖來上朕當選擇其精微者，垂之後世。靖對

曰。臣前進黃帝太公二陣圖併司馬法諸葛亮奇正之法。此皆已精悉不為畧矣。歷代名將用其一二以成功者亦衆矣。斯豈不可為後世憑藉之言哉。但今史官皆文墨之士。鮮克知兵法止處。誇其陣勢不能記其當年之寔跡焉。今蒙天子詔。臣不敢不奉詔。自當纂述以聞。

太宗曰。兵法誰為最深妙者。靖對曰。臣嘗分而為三等。使學者當以漸而至焉。

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夫道之說至精細至微妙。易繫辭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是也。夫天之說陰與陽地之說險與易。善能用兵者能以陰奪陽。能以險奪易。即孟子所謂天時地利者是也。若夫將法之說則在乎任用賢知之人。便利戰守之器。三畧云得賢士而任之。則國必昌。管子云所謂戰攻之器必欲堅利者是也。太宗曰。然吾謂不與入戰而能屈服人之兵者上也。與入百戰而百勝者中也。深溝高壘以自固守者下也。以此較量孫武所著之書。三等之法皆全備焉。靖對曰。觀其所著之文。迹其所行之事。亦可得而差別矣。若張良范蠡孫武此三人者。脫然高蹈引去。而不知其所往。非其平日之知道安能如此乎。若燕之樂毅齊之管仲蜀

述歷代善於節制者具圖來上。朕當擇其精微垂於後世。靖曰。臣前進黃帝太公二陣圖併司馬法諸葛亮奇正之法。此已精悉歷代名將用其一二成功者亦衆矣。但史官鮮克知兵不能紀其寔迹焉。臣敢不奉詔當纂述以聞。太宗曰。兵法孰為最深者。靖

曰。臣嘗分為三等。使學者當漸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夫道之說至精至微。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是也。夫天之說陰陽地之說險易。善用兵者能以陰奪陽。以險攻易。孟子所謂天時地利者是也。夫將法之說在乎任人利器。三畧所謂

之諸葛亮以之而戰必勝以之而守必固此非審察天時地利者安能如此哉乎其次如王猛之保秦謝安之守司馬青非任用射帥選擇材能繕完甲兵以自固安能如此者乎故習兵家之學者必先自下以及中由中以及上則漸入深妙矣不然則是作之者垂空言學之者徒記誦無足取也太宗曰道家者流忘三世為將者不可妄傳于人亦不可不傳于人卿其慎之請再拜而出盡傳其書與李世勣

學者當漸句言兵法是最微渺若入門不有節次則胸中漫散而無歸着下流必由下以及中由中以及上則逐漸而至○孫武著書句言道天地將法載于孫武之書等級備載絕無遺略學者願可不漸進以求其至耶

得士者昌管仲所謂器必堅利者是也太宗曰然吾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戰百勝者中也深溝高壘以自守者下也以是校量孫武者書三等皆具焉靖曰觀其文迹其事亦可差別矣若張良范蠡孫武脫然高引不知所往此非知道安能爾乎若樂毅管仲諸葛亮戰必勝守必固此非察天時地利安能爾乎其次王猛之保秦謝安之守晉非任將擇材繕完自固安能爾乎故習兵之學必先繇下以及中繇中以及上則漸而深矣不然則垂空言徒記誦無足取也太宗曰道家忌三世為將者不可妄傳也

得士者昌管仲所謂器必堅利者是也太宗曰然吾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戰百勝者中也深溝高壘以自守者下也以是校量孫武者書三等皆具焉靖曰觀其文迹其事亦可差別矣若張良范蠡孫武脫然高引不知所往此非知道安能爾乎若樂毅管仲諸葛亮戰必勝守必固此非察天時地利安能爾乎其次王猛之保秦謝安之守晉非任將擇材繕完自固安能爾乎故習兵之學必先繇下以及中繇中以及上則漸而深矣不然則垂空言徒記誦無足取也太宗曰道家忌三世為將者不可妄傳也

亦不可不傳也。卿其慎之。靖
再拜。出。盡傳其書。與李勣。

李德裕與李勣書
勣字元勳相州人
天授中勣為相
勣與德裕書
勣與德裕書
勣與德裕書
勣與德裕書
勣與德裕書
勣與德裕書
勣與德裕書
勣與德裕書
勣與德裕書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6933